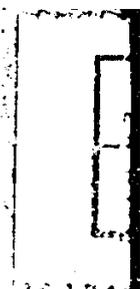




譯人金·著夫科尼琴列月

年童的寧列

行印處書北京



年童的寧列

著夫科尼琴列月·蘇蘇

譯人 金

★

行印店書北東

984.88
347-810=2
2

11



3 0646 2109 1

目錄

一	前面的幾句話	一
二	到辛比爾斯克去	二
三	烏里揚諾夫家的人們到了高庫石金諾	三
四	高庫石金諾	五
五	遊戲	八
六	鵝	九
七	游泳	一
八	小船	二
九	關於讀書的對話	四
一〇	可怕的故事	六
一一	瑪莎姨母	八
一二	散步	〇

486421

一三	伊里亞·尼珂拉耶維支	二二
一四	笑·角力	二五
一五	『哥薩克自由大』	二七
一六	兄弟姊妹	二八
一七	到苗沙去	二九
一八	『坐着的遊戲』	三〇
一九	談話	三五
二〇	關於中學的故事	三七
二一	決堤	三八
二二	堤岸的建築	三九
二三	在喀贊的會見	四一
二四	沃羅加變了	四三
二五	一八八七年的夏天	四五
二六	第一次流放	四六
二七	在喀贊的最後一年	四七

一 前面的幾句話

我現在來對你們講講我們偉大的領袖，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在還是小孩子的時候的故事。我的運氣真是非常的幸福：我是一個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幼年 and 童年時代的見證人。他也在這兒玩耍過，一道遊戲過。他的母親，瑪里亞·阿列克散德羅芙娜·烏里揚諾娃和我的母親是親姊妹。

沃羅加·烏里揚諾夫（註）從生直到中學畢業，都是住在伏爾加河上的辛比爾斯克的。現在這個城市已經改名爲烏里揚諾夫斯克了。

烏里揚諾夫家的人們，每年夏天都要到高庫石金諾村來的。我們全家也每年夏天要從喀贊到那裏去。

我現在差不多已經七十歲了，但是我對沃羅加的記憶是這樣的新鮮，明顯，就彷彿這一切還都是昨天發生的。

我很清楚地記得，一個在凸出的額上，生着一頭光亮的，略微有些彎曲的，非常柔軟的頭髮的，不很高大的結實男孩子；一雙閃閃發光的，有時會狡猾地眯縫起的眼睛；是個勇敢的，有力量的，非常活潑，但並不忙亂，有時會敏捷到冒險的地步，但又從來不會變成粗魯的孩子。他平常總是穿着一

（註）列寧本姓烏里揚諾夫，沃羅加是弗拉基米爾的愛稱。——譯者。



身帆布西服，肩上披一件中學生穿的大衣。

沃羅加在那時候就是這樣。他很善長口才，但是並不把話扯到遠處去，他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對於什麼事情，總是觀察得很周密，而且非常聰明和機警。

二 到辛比爾斯克去

春天裏，媽媽就預備到辛比爾斯克的瑪莎（註）姨母處去，並且答應帶我一同去拜訪沃羅加。那時他是十歲十一歲，而我比他小十一個月。

真很難表現，當我一看見沃羅加時，我是怎樣的快活呀！我簡直是在狂歡中了。

但是大哥和大姐們都來引逗我生氣了。

『你去和沃羅加見面吧』，他們說：『可是因為你去，他就不到高庫石金諾去啦。』

我不是一個喜歡哭的人，但是這次却大哭起來，並且毅然拒絕這次有生以來的，第一次動人的乘輪船的旅行和短時期到辛比爾斯克去的逗留，只是爲了不要妨礙沃羅加的來消度暑假時，我才安心了。媽參加進談話，和誠懇地答應我們的蒞臨並不妨礙沃羅加的來消度暑假時，我才安心了。

在辛比爾斯克，沃羅加非常親熱地招待我。我們在院子和在花園裏賽跑，玩捉鬼和『黑棒遊戲』，

但是我頂喜歡的和記得清楚的是玩紙兵。

沃羅加自己用紙剪好它們，用鉛筆塗上顏色。有兩隊軍隊：英國軍隊——是沃羅加的（他那時很嚮往於英國人）和俄國軍隊——是他的兄弟米恰的。兩隊軍隊分別的特徵是以那時的服裝爲區分的：譬如，英國人穿的是結繩的靴子，俄國人——是高統靴子。

紙兵是靠了腳底下折起的一塊平紙板站牢的。這一塊平紙板做得很整齊——兩軍隊都是一樣的，但是兵士和將官却有分別。將官們的紙板更寬點，因此它們站得很牢。

兩軍在一張大桌子邊上排成了戰鬥的陣形，於是開始作戰了。用豌豆射擊，用手指彈。凡是不被彈倒的兵士都賞給一枚沃羅加畫好的獎章。

沃羅加爲了使我高興和惹動弟弟生氣，不使他注意到，用些小釘子把紙板釘在桌面上。這些兵士被豌豆彈到，很容易彎下身去，但是並不到，可是米恰的兵士，甚至於將官們，都很容易倒掉。這便米恰非常奇怪。他沒有想到哥哥的玩笑，不由自主地生氣了，努力用力把這些無敵的兵士打倒了。

三 烏里揚諾夫家的人們到了高庫石金諾

還是冬天時候，我們已經從信裏曉得烏里揚諾夫家的人，什麼時候和什麼人要到高庫石金諾過夏天來的。

我和沃羅加一同抄寫，可是非爲了自己的筆跡拙劣而害羞。沃羅加勸告我怎樣拿筆和改正筆

跡。

每年夏天烏里揚諾夫家的人們到高庫石金諾來，不過有時並不一道來。沃羅加的父親，伊里亞·尼珂拉耶維支有時來得晚，走得早。他是一個國民學校的校長，有時要在喀贊爲了職務上的事情就擱一兩天。等到烏里揚諾夫家的大孩子們——安娜·伊里揚支娜和阿列克散得爾·伊里奇——都長成年了時，他們也有時晚來或者早去了。

普通我們總比烏里揚諾夫家早到高庫石金諾。我的母親是作速記工作的，如果工作不牽掣着她，我們五月初就到村中了。我們是個大家庭。我們之中在中學內高班中讀書人都要去得晚點，要在功課剛結束，暑假開始的時候。

我們不僅不肯損失一天的時間，甚至一點鐘也不肯損失。

這時走路還要騎馬或坐車。還是在將離開的前一夜，就跑到院裏去——看看車夫來了沒有，在馬匹附近徘徊，熱情到不能忍耐的地步。

伊里亞·尼珂拉耶維支和瑪莎姨母是帶着孩子坐輪船從辛比爾斯克出發的，在我們住的喀贊下船，然後乘車子向高庫石金諾出發了。那時，不論是在喀贊，不論在辛比爾斯克，都還沒有鐵路。

沃羅加照例是坐在車夫座上，和車夫開着玩笑：

「葉菲木叔叔，是因爲有了鞭子，馬才肯走路嗎？」

他總喜歡開玩笑，農夫們都管他叫「滑稽家。」

有一個車夫喜歡聞鼻煙。有一次他問：

「你爲什麼聞鼻煙？」

「這個，」車夫指着裝有聞鼻煙的樺皮煙盒回答，「可以清醒頭腦。」

因爲聞了之後，就要打噴嚏，所以沃羅加有一個時期，只要聽到人一打「噴嚏」就說這是在清醒頭腦。

我們一向是很早就曉得烏里揚諾夫家那天一定可以到高庫石金諾的，而且努力在猜測他們幾點鐘可到。我們全家人都步行出兩公里去接他們，在十字路口上一家小旅店等着。有時我們猜不到來到的時間，一天就會跑來接兩三次。一接到，就大家都很快活的和高興的回到家裏去了。

烏里揚諾夫家的人們的來到高庫石金諾，我們就開始真正的熱鬧的日子。停止了外國語的工作，也不預備複試功課了，全部孩子的快活情緒都提高了。我們這些孩子，總是包圍在伊里亞·尼珂拉耶維支的肩上，很正確地聽他講的每句話。我們稱呼他爲「伊里亞和尼珂拉伊支。」他非常喜歡小孩，從來不拋開他們。只有成年人制止我們，才會保持一會兒我們的親愛的人的安靜。

四 高庫石金諾

一所所謂「大的」或者「老的」房子坐落在峻急的岸上，離它有幾公尺遠的地方，穿過一條路，——是一帶廂房。

後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一八八七到一八八八年第一次流放時，就住在這間廂房裏了。

離廂房不遠的地方，是一座築有風磨的小村莊。

關於高庫石金諾村，鄰近的農民們是這樣說法：『我看見你們的小村子，就想：真是奇怪——它這樣小法，可是又這樣舒服』，大概因為它是位置在烏石尼亞河的高岸原故，顯出了非常的美麗。

在靠房子的水池裏面，在溫暖的夏夜中，青蛙便開起音樂會來了。黃鶯在緊挨着廂房的花園裏，在河岸的樹上鳴叫。

在高庫石金諾的一切都很古舊了；大房子的爐子壞了——因為沒有生過，房頂子漏水了，球檯邊緣也用毡子包着，小船有了洞，浴場被淹了，通到浴場去的小橋也漂走了。

我們嘲笑着這些缺點，但是它們並沒有使我們不安。

那時我們覺得，再沒有比高庫石金諾更好的地方了。如果有人看見一個新地方，我們就問：

『一定比高庫石金諾壞吧？』

『是啊……沒有河……樹又少……』

甚至那種從喀贊到這兒來，走四十公里坎坷不平的石頭路的事，我們也覺得高興。到村莊裏來是到了另一世界，這離開了日常的生活，遠離開了冬天的討厭的城市。

我們的外祖父，——阿列克散得爾·德米特里耶維支·卜蘭克，是一個醫生。他就在高庫石金諾，給農人治病。瑪里亞·阿列克散德蘿芙娜是五個女兒的最小一個，她到住在平札的我的父母處來做客時，和我父親的同事，一個理化教員，伊里奇·尼珂拉耶維支·烏里揚諾夫認識了。以後就嫁了他。

外祖父在世的時候是很快活的，因為他的女兒都要全家到高庫石金諾來的；這種夏天的『聚會』在他去世以後，還繼續着。

在高庫石金諾是這樣住法：瑪莎姨母和媽媽——住在房子的角室內，伊里亞·尼柯拉耶維支住在書房裏，沃羅加和我——住在鄰室。

沃羅加很歡喜這間屋子，因為可以從窗子裏爬進去。

通過窗子到廂房裏去，到牆着一張自造球檯的中間大房去，成了必經之路。從北面，可以不走路，進這屋去，從小花園中通過陽臺，從南面——即從另一個花園——就可以經過窗子進去，到窗子去的地上被我們築成了一個小階磴。

夏天時候，整個房子的生命都是集中在這間打球房內。

九點鐘從床上起來，在吃早茶以前，我們就和沃羅加跑到這兒來了。

不僅檯球使我發生興趣，總有人在玩，——我們還在這兒決定未來的遊戲，從這兒出發去洗澡或去划船，留一組人在這兒玩『克羅凱特』（註）；年長的弟兄們準備去打獵，預備火槍和其他等等。

在這兒糊成一個大得和門樣的風箏。從堤岸上跑到草地上去，把它放起來。沃羅加還叫放一個風車上去，使風箏催動它。他飛奔起來，用大力拉着繩子。農家的孩子們跑來了——看我們的怪樣子的風箏，我們大家都抓住繩子了，迅速放它起來，但是風箏壞了。

五 遊 戲

沃羅加很喜歡玩檯球。

我們時常用三人「賭法」，就是說輸了的人從遊戲中退出，下一局只能旁觀。

沃羅加時常和我比賽檯球，就像和一個非常強硬的敵手對壘一樣。

我有一次會做過下面這樣談話。

「爲什麼你玩檯球，比沃羅加·阿爾達舍夫（表兄弟）好啊？」沃羅加問。

「是的，」我說，「他玩的少，或者是因爲不像我這樣歡喜玩。」

「不對，你沒有注意：他拿球桿的方法不對。」

「的確，我拿桿是右手在上面，他却是在下面。也許因爲這個，不過我沒有注意。」

有一天我向沃羅加提議下棋。他那時已經對這種遊戲玩得很好了。

「等你下好的時候再下吧，」他回答。「你不是下棋，簡直是「推」棋（就是不想移動棋子，隨便來。）」

但是就我自己的年歲看來，我玩得是很好的（那時比現在棋還要下得少，下得壞），有時會戰勝成年人。

我開始強約他，並且說：

「我檯球比你打得好，可是我並不搭架子。」

「噢，這是你的事。」沃羅加回答。

自然，我從沒有一分鐘，從沒有想到搭架子不和他玩檯球的事。

沃羅加對一切遊戲都要沉思和認真。他和他的妹妹奧麗亞，給我訂下了從辛比爾斯克帶來的「克羅凱特」嚴厲規則（他們也玩的。）譬如說，他們不允許錘頭觸球的時間太長，要求快打。

沃羅加對於體操運動沒有什麼興趣。只是玩一種騎竹馬，但是很少玩它，他說，在高庫石金諾應當盡量玩辛比爾斯克沒有的東西。

六 鵝

在高庫石金諾，沃羅加總是全部時間都消磨在休息和遊戲上的，但是他在辛比爾斯克，雖然是很早的兒童時代，已經讀了很多書。他到圖書館去借書，總是自己和他的姐姐安尼契珈同去。

有一次，安尼契珈玩笑着問我：

「阿里亞，（註）沃羅加對你講過嗎，怎樣到圖書館去的？」

「沒有，沒有說過。幹什麼？」

（註）作者的名字叫尼爾萊，這是愛稱。——譯者。

「你問問他。這很有趣的。」

沃羅加過了一刻，而且又不很願意地對我講，在到圖書館去的路上遇到了一羣鵝，他一向是喜歡引逗他們的。幾隻鵝伸着頸頸向他進攻了。當這種衝鋒變成了非常頑強不可收拾時，他就仰面躺下來，用腳踢鵝。

「爲什麼不用棍子呀？」我提出了問題。

「手頭沒有棍子，用腳來防禦，雖然不大普通，但是可靠。」

我敢說，沃羅加是非常活潑，敏捷和聰明的人，他從來沒有和我以及和其他的小孩子們口角過。他只不過躲開那些不肯接近他的人。真是沒有什麼可非議的：他從來沒有和同伴們相罵和相打過，不過有時對於固執某一種意見時，他却永遠要非常熱烈地爭辯。

沃羅加的爲人很單純，很自然；對於自己的特點有一點自負。這種特點，可以說是自然而地發生的，所以沒有妨礙到任何人，也沒有引起什麼羨慕，只不過儘了模範作用。

他有一種誘惑四圍人們的說不出的魅力。

烏里揚諾夫家裏有一個侍候沃羅加的保姆，叫做華爾娃拉·葛麗高里耶芙娜，是我的保姆的大朋友。她們是同鄉，都是平札省生的人。

我媽媽曾說過，這些老太婆把自己的五六歲的孩子哄得睡熟以後，便坐在小窗子傍邊，或者台階上，就談起天來了。

我們的保姆曾經把自己的談話告訴過媽媽：

「我稱讚沃羅加，我說——是個聰明的，金孩子，但是華爾娃拉·葛麗高里耶芙娜說：別的好孩子們——可以說是金子，可是我的沃羅加呀——他是寶貝。這樣大家就都管沃羅加叫「我的寶貝」啦。」

七 游 泳

風磨快活地響着，蒼蠅嗡嗡叫着飛繞，七月的炎熱的白晝散放着暑熱。從河邊的浴場上傳過來孩子們的呼聲和笑聲。

我們頂頂高興的事——就是游泳，從早到晚地游泳。

「你今天洗了幾次，沃羅加？」

「三次。你呢？」

「我已經五次啦。」

到一天完了的時候，孩子們像這樣游泳差不多有十次，或者還要多。

沃羅加和我以及其他的表兄弟們——我們都是很早的童年時代就歡喜在水裏玩的，但是並不會游泳，一定要在岸邊和橋傍的淺處，或者在浴池內亂竄，年長些的人們都叫我們「只會弄混水的小青蛙。」這個可恥的和藐視的稱呼傷了我們的自尊心。我記得有一年夏天，我和沃羅加，另外還有一個

同伴學會了游泳。凡是每一個七八歲的孩子要游過一條不很寬的河，游過去後，如果能夠一氣不停再游回來，這才能算是會游泳的人。當小游泳家第一次游過河去時，總要有一個大點年歲的在前面引路。

但是游泳的練習並不停留在這一種方法上面——我們學會了很多樣：要學仰面躺着不動，跑着用頭扎下去；扎進河底去抓一塊黑泥上來；從浴室的頂上向河裏跳；一隻手拿着襪或靴子游過河去；不許把它們弄濕；一口氣游到我們所稱爲『綠玫瑰灣』（因爲那兒生一種水草，很像玫瑰的樣子）的河口處去，或者游到一個叫柴列梅舍窩·阿波喀耶窩的鄰村的小橋去，這已經差不多有一公里路了。

這個村莊沿着高庫石金諾去的大路，有一長排農民的房舍。靠近高庫石金諾的一半是俄羅斯人住的，另一半——則住的韃靼人。大概就是因爲這種原故吧，村莊才叫做阿波喀耶窩？韃靼語『阿波喀耶』是『親愛的姊妹』的意思。

八 小 船

我們這樣與水爲伍，很笨拙地想出了種種方法，來利用凡是小河能給我們玩的地方。

十五個人才把一隻破舊的大船放進水裏去了。它已經腐朽漏水了，很難禁得起三四個孩子坐在上面，而且還要不斷地用杓子舀水才成。

我們却給它裝上輪子以代替木槳，自己做了一根兩端有板，中間有柄的軸，把它橫着置在船上，

沿河走起來：一個管理船的方向，一個搖輪子，第三個人舀水。

但是這太不成啦，這不能使我們滿意，而且一個人搖裝輪子的軸也真困難。我們想全體——六個人——一道玩。自然我們很明白，小船禁不起我們所有的人，就要沉下去的。

「這怎麼辦？越有趣越好；看，我們怎麼救人命吧！」沃羅加喊道。

換上襯衫和褲子，預備讓水浸濕去，我們全體都跳進我們的「輪船」裏去了，沃羅加又管它叫「手船」。

爲了免得弄濕了靴子，把它們脫了下來，放在船頭上，準備在「翻船」的時候好拿起來，用手拿着送到岸上去。沃羅加脫掉靴子，把它們留在浴室內了，而且還勸告別人也這樣做。但是沒有一個人肯聽從他這個預見到的勸告。

果然和我們想像的一樣，不管我們已經兩隻杓子在淘水，小船很快就漏滿了水，沉到河底去了。大家都跳到河中去了，並不是爲了逃命，而是爲了救靴子。抓住了靴子的人就平平安安地送到岸上去了。沃羅加也不知救出了誰的一雙靴子，但是我們之中有一個人只捉住了一隻右腳靴子，另一隻左腳靴子沉到水裏去了。

「現在你只好用一隻腳跳吧。」沃羅加說。

大家都笑了。只有那個苦惱的失敗者沒有笑。

大家商量一下，決定去尋找靴子。於是把衣服脫下來，曬在岸邊的灌木上，開始一個跟一個地都鑽到水裏去了，或者兩個人一同跳下去，但是沒有獲得成績：從底上撈出來是爛泥，有時是斷木，但

是到底沒有一個人把不幸的人的靴子給他再配成對。

大家喊着不要找了：因為靴子不是斧子，不會一直沉下底去；不過我們已經把水弄得很混了，從小船上向下跳着。耳朵裏因為許多次鑽水的緣故漲滿了水。

「這可不成，」沃羅加說。「不能把靴子留在水底呀！你們隨便吧，我是要找的。」

沃羅加也不等回答，就頭向下跳進水去了，而且很高興地鑽了出來，在水中手裏拿了個東西。我們想這一定還是爛木，但是不對——這是靴子。

九 關於讀書的對話

沃羅加的文學知識實在比我豐富得多，雖然我在童年時代，因為我染有重病，家人曾經讀給我聽過許多俄國和外國作家的作品，而且我自己讀的也不少，但是還比不上他。

沃羅加很歡喜探問關於讀過的書：

「這本讀過麼？」

「沒有。」

「這本呢？」

「沒有。」

最後因為討厭總回答沒有沒有了，我就說：是的。

「你讀過屠格涅夫的『烟』嗎？」

「是的……」

但是沃羅加很明顯地聽出來是說謊，因此便提了一個很狡猾的問題：

「『李特雲諾夫』這本小說讀過嗎？」

我不願再撒第二次謊：

「沒有，沒讀過。」

「噯，撒謊啊，你說讀過『烟』；如果真讀過，那末就會知道李特雲諾夫——是『烟』；這部小說裏的主人公啊。屠格涅夫根本就沒有寫過什麼叫『李特雲諾夫』的小說。」

到現在我還記得，當時我很不安，——不僅只因為讀得少，主要的是因為撒了謊，而很巧妙和很快地就被發覺了。

但是後來從來沒有記得沃羅加再提過這話，而且也沒有對任何人講過。

這種地方不僅表示出了沃羅加的機智和聰明，而是表示出了更有價值的特徵：沒有表現到外面來的，但是很正確的和現實的機警性，以及對人的關心的和注意的態度。誰能禁止別人來提我的恥辱呢？

後來沃羅加對我說：他特別喜歡文學中的特別堅定的和不動搖的典型人物。

有一次他向我介紹讀屠格涅夫的『烟』，那時我也莫明其妙。我讀過這篇故事後，才明白，沃羅加一定是喜歡這個故事中的主人翁達維德了，因為這是適合他的個性的。

大概是在次年夏天，我問沃羅加，是否因此喜歡這篇故事，他確定地回答了我，而且說，像達維德這種人，能以達到他希望的一切目的。

在一切生活上而他表現得非常有次序。我從來沒有看到他有過散亂的書籍。這一特徵是隨着年歲與日俱進地明顯了。瑪麗亞·伊里妮支娜曾經講過，有一次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一同作功課，她把自己的一本在匆忙中用黑線訂過的練習簿子交給他。他一看，就認爲這不好用，又拿了白線，自己從新訂了一次。

把全付精神放在事業，讀書或者娛樂上，這是沃羅加的特徵。

寂寞的時候，特別是當你把自己放在何處和幹什麼的時候，會使我以及其他同年的人們感到難過。沃羅加却從來沒有過這類現象，他永久被什麼東西吸引着。他只要一出現，我們就不感到空虛了。他的熱烈的天性不允許他這樣。他鼓舞和誘導了我們。

一〇 可怕的故事

在一個八月的黑暗的雨天的黃昏，我們都聚集在廂房裏的一間大房裏。

有人玩檯球，有人玩紙牌：『抓雙子，』『抓國王。』

有人拿了一本郭戈里的書，大聲讀起『吉康加附近村莊之夜』來。一會兒功夫，大家都扔掉檯球和紙牌坐近來聽了。很有興趣地聽。讀完了『魔城』，爭論起來了，要求讀更有趣的——『失掉的委

任狀』或者『魏』（註）我們決定讀『魏』，因為是頂可怕的故事。

到高庫石金諾來作客人的中學生彼恰·阿列克謝耶夫害怕地向黑暗的窗子望着，躲開它們，緊靠到被一點油燈照着的桌邊來。

彼恰是我們一羣中年歲最大的一個。他十四歲。他和一切人都不同，——大概因為發育不夠，所以非常膽小。

我們注意到這個特徵，便開始愚弄他了，我們承認，雖然我們之中有幾個人並不是由於自願的：很害怕地在黑夜中，經過道路，從廂房中跑到大屋子裏去。但是我們並沒有屈服於這種感覺，努力克服着和遮飾着它。

「彼恰耳朵不好聽，所以靠到桌子上！」我們喊。

「向窗子望望。」沃羅加說：「只要一看，就可以看到一座被蠟燭照亮的教堂，中間一口棺材，霍姆·布魯特神父站在棺材旁邊……看看，他的臉多可怕……棺材開始在空中飛起來，差一點沒有碰到他……」

不幸的彼恰扭轉身，從窗邊逃開，堵起耳朵來。我們用力把他的手拉下來，小聲向他講可怕的事的話。

很明顯，我們把他弄得要流眼淚了。

但是沃羅加立刻就打斷了這種惡毒的玩笑。

「不行，這樣玩笑不成！」他說。「我們想的這個可不好。我們應當停止這種愚弄人的遊戲！」於是，他向彼恰，安慰着他：

「從光亮的屋子裏向窗子看，除了黑暗的夜以外會有什麼呀？！現在從小花園中回來，你就看見照亮的屋子和我們圍在桌子四周。這兒根本沒有什麼可怕的。拋掉這個吧！我們還是四個人在兩塊板上下棋吧，勝利的人還可以再下下去。」

我們坐在棋盤旁邊了。彼恰稍微安下心去。黃昏已完，到睡覺的時候了。

一一 瑪莎姨母

瑪莎姨母是中等身材，但却顯得很高，她的漂亮的身段，即在垂暮之年，也還是那末合諧和優美。臉上的細紋和嚴肅的褐色眼睛，令人發生一種不能遺忘的印象。

我們的外祖父，阿列克散得爾·德米特里耶維支·卜蘭克，是特別歡喜自己的小女兒瑪莎的。據說，有一次她在平扎害了重病，外祖父從高庫石金諾去看她，一路上都站在雪橇上，拚命地趕馬。

瑪里亞·阿列克散得爾美娜具有優秀的天才。她只受過家庭教育，後來已經出嫁，手上已經抱着孩子和管起家務來了，她竟瞞着別人準備好，而且參加子女教員考試。她的語文學得很好。德文，法文和英文都會。

抑制而又機警，和平而又安靜的瑪莎姨母，對待孩子們一向是很愛撫而且誠實的。我們都很喜歡她，聽她的話，比聽任何人的都多。

瑪莎姨母生來就是很有音樂天才的，彈鋼琴和唱歌都非常好。據說，瑪里亞·阿列克散得蘿芙娜在平扎我的父母家裏作客人時，她的唱歌和待人已經被一切人稱讚了。

沃羅加也有很好的音樂聽覺和記憶力的。他能用口哨吹出各種調子。在我們家裏，我簡直就沒有聽見過音樂，只靠了沃羅加的口吹，才發展了我對音樂的聽覺。

據我的母親和我的姐姐劉波說，瑪莎姨母在小沃羅加的搖籃邊曾經唱過些歌，歌詞大家都很喜欢。我記得，後來在高庫石金諾，曾經讀過和唱過些詩歌的斷片。

幾年以前，安娜·伊里妮支娜記起了這些歌，我們就努力把它們，寫了出來。

下面是其中的兩節：

在白晝的世界上，

什麼命運降臨到你身旁？

勞動和事業的光芒，

你豈否在世界上誇揚？

親愛的偉大的領袖，

在國運危急存亡之秋，

你要堅強起來

把保證祖國的責任來買。」

一定是由於命運的支配，

給予你高尚的智慧，

而且你明白許多，

有成績的新思維。

你既不貪而又清廉，

還有公正的正義感，

用清虛的公正的力量，

克服那虛偽的觀念……

一一一 散步

伊里亞·尼柯拉耶維支和瑪莎姨母時常帶着我們這一羣孩子到樹林裏去採蘑菇和小菓子。伊里亞·尼柯拉耶維支有一次玩笑着說：

「小菓子要採到，小孩子可不要丟掉。」

我們離開家有一公里半路——走到那座坐落在河的高岸上的松林附近的布推爾斯克風磨去，或到那座我們一向稱之爲「帽子」的柴列梅舍甫斯基松林去。遠遠地就可以看到松林。一個圓形，中間高高的四邊低低的，很像一頂扔在黃色田野中間的大帽子。經過一帶斜坡，走到「後面的」樹林裏去。

——這是瑪莎姨母歡喜走的道路。她時常在這兒玩到晚上。在散步的時候朗讀愛好的詩人的詩——涅克拉索夫啦，普希金啦，萊爾芒托夫啦，合唱許多禁歌，大學生的歌，像「萊爾繆希加之歌」，「司強加·拉進的迫害」和其他等等的。

走過村莊的時候，瑪莎姨母和農民們談話。到處都有她的老女朋友，她們很親熱地簡單地叫瑪莎姨母和我的母親作瑪欣珈和安奴希珈。（註）

直到大後來，瑪里亞·阿列克散得蘿芙娜還和她們維持着很好的關係，她來到高庫石金諾，總要給自己的老朋友們帶些禮物來。

伊里亞·尼珂拉耶維支也時常坐在土台上和農民談天散步的時候，伊里亞·尼珂萊耶維支總被瑪莎姨母逼着帶一件大衣或外套。他很容易傷風。

我們帶着自沸壺到所謂「前面的」樹林裏去了。這片闊葉樹林的邊上生着一棵孤另另的松樹和兩棵野蘋果樹。我們在這兒鋪設好，生起篝火來。如果拾到蘋果，就把它們放到馬鈴薯一塊去燒，雖然它們也燒過，又柔，但是簡直不好吃。

水是要到一灣泉水處去汲的。

在這灣泉水附近。曾經因為搶奪殺死過一個守林人。現在還有兩棵不很粗的小乾樹，那就是兇手們綁這個不幸的守林人用的。

（註）即伊里亞和安娜的愛情。——譯者。

恐怖心。

我們都知道這件謀殺案，當爲了汲水要到泉水處去時，連頂大的孩子們都有一種無意識的迷信的

只有沃羅加一個人一點也不迷信，很勇敢地自告奮勇去汲水。

「難道你不害怕嗎？」我們問他。

「怕什麼？」

「怕死人……守林人……」

那時候沃羅加很喜歡說「胡說」這句話，他的發音上把「說」字說得很響亮。如果他以爲有什麼人講的不對，胡塗時，那末他就簡短地和銳利地說一聲「胡說」——這一句話我那時從沒有聽到任何另外一個人說過。

沃羅加在童年時代對於「P」（註）字的發音非常重，似乎加了一倍力量。後來一年比一年地厲害了。

伊里亞·尼珂拉耶維支對這個字母也發音不十分正確，而且有時候，他口裏的「P」字母似乎都失落了。

我們不很喜歡早起。我們白天跑一天，是很少能早起的，但是我們却歡喜坐到夜深。

（註）俄文第十七字母，相當於英文之R音，但更重。——譯者。

晚上，一餓了，沃羅加就說：

『我像狼一樣餓啦，我們去找點東西吃吧。』

在光亮的夏夜裏，我們就和沃羅加跑到離房子頂近的第一個山坡去，那兒叢生着覆盆子，醋栗和野葡萄。直接從樹上採菓子來，像吃麵包一樣吃下去。

一三 伊里亞·尼珂拉耶維支

我以為，許多伊里亞·尼珂拉耶維支的照片都很能巧妙地傳出他的面相。他身材不很高，瘦瘦的，但很活潑，生一對有傳神的，時常浮着笑容的活潑的褐色眼睛。當他大笑的時候，就把手一揮，甚至手裏拿着什麼東西的時候，如拿着傘啦，裝蘑菇的籃啦，蔗杖啦等等也是這樣一揮。

伊里亞·尼珂拉耶維支起得很早，他時常一個人先去洗澡。我們很喜歡和他同去，但是浴場不好，會被孩子們的人羣壓沉下去，時常會把衣服和鞋子落到水裏。所以他總是努力早點走，雖然他很喜欢孩子們，却不帶我們同去。他總和我們講滑稽的和可笑的故事，玩笑和唱歌。

伊里亞·尼珂拉耶維支從浴場出來，就唱着他的大女兒安尼契編的，仿照萊爾芒托夫句子的打油詩：『爸爸，爸爸，快拿着套鞋，不要把它們忘在浴場啊。』時常會使我們想起施契德林（註）式

（註）即薩爾蒂科夫的筆名，十九世紀作家。——譯者。

的「穿褲子的和不穿褲子的」孩子們，因為他講有兩個神學校的學生——一個品行很壞，一個品行高尚；第一個品行壞的從飯中檢出來一隻煮過的螻螂，但是第二個品行高尚的却「牢記著神學校的貧苦狀況，更特別牢記著書上的格言：「一切都是爲了人類的需要而創造的，」於是把這個叫做螻螂的昆蟲連飯一齊吃下去了。」如果這時，正好給一個人端了一盤菜湯來，裏面有許多蒼蠅時，伊里亞·尼柯拉耶維支就拿這個故事打趣我們了，他要求把蒼蠅單獨放在一個小碟子上遞給他，一面說，這都是我所需要的，拿來吧。

伊里亞·尼柯拉耶維支的玩笑常引起孩子們的狂呼和歡叫。

伊里亞·尼柯拉耶維支雖喜歡玩笑，但是從來不許我們嘲笑人。

我記得這樣一回事。

有人在高庫石金諾放起了許多自造的飛機模型；它們都飛得很高。這時有一個在場的，自以爲是有學問的朋友，疑問地向伊里亞·尼柯拉耶維支說：

「你以爲怎樣，我想有幾個模型飛得太高會觸到星星吧？」

我們這些孩子們一聽到從一個自以爲知識很高的人口中講出這種話來，都哈哈大笑。但是伊里亞·尼柯拉耶維支只使一個眼色就止住了我們的無意義的笑，而且很嚴肅地和簡單地把他這種理想的不合理講了一遍。

後來，等這位朋友走了以後，伊里亞·尼柯拉耶維支很溫柔愛撫地解釋給我們聽，說我們笑的太笨，並且指出，只有一件知識不夠——不足以構成嘲笑的理由，而且也不應當用藐視的態度侮辱

人。

伊里亞·尼珂拉耶維支能運用自己的教訓，不使我們之中的任何一個人感到憤懣，但却能終身不
忘。

一四 笑·角力

伊里亞·尼珂拉耶維支和沃羅加的笑都同樣地有傳染性，但是不同的地方，是笑可以把伊里亞·
尼珂拉耶維支征服，使他流出眼淚來；他沒有力量中止他；沃羅加的大笑也是這樣動人和有力的，
很像已被這種笑聲征服了，不過他却準備着隨時停止笑聲，轉成嚴肅，甚至依照當時的情形變成怒
吼。

沃羅加大笑的巧妙處，是別人都不會像他這樣抑制笑聲。

有一天晚上，我們在草地上玩耍，躺在還沒有收集起來的草堆上。有一個表兄弟和我們在一起。
他眼睛望着天空，慢慢地斟酌着字句，在編些關於夜，關於星的句子……

「你是在翻譯德文嗎？」我假裝正經的腔調問。

沃羅加發出了不能抑制的大笑。我也笑了起來。

著作家開始生我們兩個人的氣了，但是結果是抑制不住，也和我們一同笑起來了。

沃羅加笑的很有傳染性。

有一天，沃羅加開始和一個表兄弟角力。

我要作證人，來斷定誰打敗誰。沃羅加落到下面，縮在地上了。他的對手人立刻就跳起來，說：

『我勝啦。』

但是沃羅加不肯屈服：

『不成，我是自己倒在地上的，過後你會倒在下面的。』

『過後是什麼時候啊？』我問。『那末應當確定一個時間才成。』

大家同意慢慢地數到一百，如果那個倒在下面。翻不上來的人，就算是輸家。

他們重來角力了，沃羅加又跌到下面去了，但是當我開始數起時，他很快地翻了上來，直到數完時始終在上面了。

這樣重複了不止一次，勝利總是屬於沃羅加方面的。

障礙從來不會停止他的工作。失敗只是更提高了他達到目的的決心。

沃羅加有幾種遊戲不很喜歡，而且不承認，我們就停止它們，却說：

『哪，我們以後再到泉水處築堤壩吧——因為沃羅加不歡喜。』

直等到烏里揚諾夫家的人們從村中走了以後，在壓迫的心情中，自己也尋不到地方消滅離別的苦惱時，我們才到那塊泉水處去和堤壩糾纏。

一五 『哥薩克自由人』

還記得一種我們童年時代的遊戲。

沃羅加，我和另外一個表兄弟自己想出了一種叫做『哥薩克自由人』的遊戲。

我們用木頭的長矛武裝起來，在田野上，草原上和山坡上奔馳。有時在小河邊上休息，便用沿路採取來的青菜和小菓子充饑。

沃羅加提議每一個人取一個文學上的英雄的名字。他對這種遊戲有特別的興趣。

他自己起個郭戈里著作中的名字叫塔拉斯·布里巴和一匹馬叫魔鬼（我們理想着每人都有一匹馬）。我——是喀茲比契，馬——是喀拉蓋茲（取自萊爾芒托夫的著作）。第三個人的名字和馬的名字我不記得了，——大概是取自馬茵·雷德的一部小說。

我很明白，爲什麼沃羅加在略加考慮之後，自己選了塔拉斯·布里巴的名字：第一——這個哥薩克，是我們所稱的『哥薩克自由人』，第二——這人有一顆對於人類要有堅強自由的心。

郭戈里，萊爾芒托夫和馬茵·雷德的英雄們組成的『哥薩克自由人』的隊伍的進軍，後來變成沿山坡，小河溝和烏石尼亞河的探險了——尋覓它們的水源。我們徒步尋覓烏石尼亞河的支流。我們的長矛幫助了我們：我們撐着它們從河這岸跳到河那岸，沿着陡斜的，叢生着灌木的坡岸尋覓道路。

柴列梅舍甫村的河岸上有一座煤渣堆成的高崗——叫「磁石山」。我們坐船向它走去。烏石尼亞河在這兒更窄了，小船對觸着堤岸，有些地方還得要拖它才成。

有一個年長些的提出了一個問題，爲什麼管這個煤渣崗叫做「磁石山」。

沃羅加毫不思索，立刻回答：

「因爲它吸引我們哪。」

一六 兄弟姊妹

一個十歲的孩子，沃羅加就會對於第一次帶到高庫石金諾來的兩歲的妹妹非常關心和愛護，這實在在年齡上說是不合的。沃羅加管她叫瑪妮莎，最後一個字叫得很重。後來他管瑪麗亞·伊里妮支娜叫瑪妮亞莎。

沃羅加的兄弟米恰，從四歲時我就記得他。一個非常活潑漂亮的小孩子！當他要講什麼話的時候，會因爲活潑而吞吐不清或口吃起來。瑪莎姨母很合理地，安靜地叫他不要忙，把自己的意思聯繫起來，她是具有很少見的教育天才的！

米恰非常歡喜打獵，而且總是在年長的表哥們附近糾纏。

他照例總能知道一切詳情：在哪兒，什麼時候，被誰和在什麼情形之下打死了野獸。但是對於空著獵袋回來的獵人們却要發出問題：「打死什麼啦？」——米恰得到的回答是「時間。」但是聽到說打死了兩隻野鶴或三隻魚鷹時却又非常的高興！

我沒有看見過這樣活潑的孩子。米恰就像水銀。

我和奧麗亞很要好，一向總是很高興地等她到高庫石金諾來的。

她那時已經成年了，住在喀贊我們的家裏，在音樂學校裏讀書。

她一天到晚努力坐着練習音樂，你不論用什麼力量也沒有法子勸她奏一曲除了指定以外的曲子。她對於教師的指定是執行得非常認真的。

她和沃羅加完全相反，從童年時代就很安靜和沈默，因此她像叔拉·烏里揚諾夫。

我記得阿列克散得爾·伊里奇是一個嚴肅的和做事集中的少年。

他喜歡下棋，而且他可以不看棋盤，同時和三個對手下。

他起得很早，但是比一切都睡得晚；我們很疑惑叔拉在什麼時候睡（我們家裏人都管阿列克散得爾·伊里奇叫叔拉，爲了免得和我的哥哥薩沙相混）（註）

他很歡喜大自然，很歡喜打獵，時常出去幾晝夜。

一七 到苗沙去

有一次叔拉談到他在苗沙河（喀嗎河的支流，離高庫石金諾十公里，）上看到的美麗風景時，使

（註）阿列克散得爾（即亞力山大）的愛漁稱有二，即叔拉和薩沙。——譯者。

大家都感到興趣了，便決定到那裏去——而且果然名不虛傳。都一致公認這塊地方很美麗，甚至比高庫石金諾還可愛。

我們從很美麗的樹林子一出來，立刻看到了一片廣大的草原，上面點綴着些茂密的，多枝的樹木。草原後面是一帶寬寬的河光，在不很高的堤岸中間，閃耀着：對岸有一帶松林像高牆一樣擁擠着，又像倒植在河中，反映出了倒影，向我們招着手。

可惜是沒有小船，不能渡到對岸去，我們沿河岸走到一帶叢生小樹的山崗去，風景也很優美。

我高興地喊道：

「簡直和屠格涅夫的白靜的草原一樣！和畫一樣！」

沃羅加反對了，他說並不完全像「白靜的草原，」但是承認風景的確是很美的，自然，比一切畫都好。

後來我們到苗沙去了許多次，甚至還運了一隻小船去。

一八 『坐着的遊戲』

太陽落山以後，高庫石金諾的住民，不論老少，照例是都聚集在大房子的露台上，和坐在小花園的長椅子上。

瑪莎姨母和媽媽——是很愛花的人。夾竹桃，木犀草，紫蘿蘭，香豌豆，尼科齊和其他等等的充

滿着香氣的簡單花。天竺牡丹和錦葵高立在花壇的中央。

哈味到和成年人們一同玩耍的高興的孩子們奔到屋子裏去，給年長的人們搬椅子和凳子，自己都坐在台階上。開始舉行所謂「坐着的遊戲」。

伊里亞·尼珂拉耶維支把單獨在北面的上露台上乘涼的叔拉，安妮契珈和我的姐姐叫來。

有一個小年歲的人提議玩「意同音不同」。(註一)

「怎樣呢？雖然說這種遊戲的名字不對，」伊里亞·尼珂拉耶維支說，「應當叫「音同意不同。」(註二)，不過既然這種叫法已經是大家熟知的了，就這樣去吧。現在我們利用奧麗亞的遲到，我們趕快想，要她來猜。」

我們停在「Поля」(註三)這個字上——但並沒有立刻猜出來。

「第一個意思：поля，人們在它上面玩耍，——種滿了糧食的田。」

「第二個意思：поля，人們用它遮着玩——帽子邊緣。」

「還有第三個意思，」沃羅加說。

「什麼？想不出來。」

(註一)如「牆」與「壁」，發音不同，而意相同。……譯者。

(註二)如「安靜」之「安」，與「安插」之「安」，音同意却不同。……譯者。

(註三)俄文原意爲「田野」，「邊緣」「字」「格」等。……譯者。

「Лова，改學生功課的先生的鋼筆順格子走，」沃羅加解釋。

奧麗亞來了，很快就鑽了瑪莎姨母的幫助把字的三個意思都猜出來了：第一個意思——被電子打壞的田地，第二個意思——壞帽緣，第三個意思——流滿了墨水的格子。

又猜了幾個同音的字，換了另一種遊戲，「猜俗語」，又是一種名字不正確的遊戲，因為時常是猜詩，來代替了猜俗語（註）。

在一條奔向池邊去的峻急的小路旁，生着許多老菩提樹，坐成小圈子的人們談着話。那個耍精的人應當躲開這兒。

叔拉·烏里揚諾夫走了。

從各方面提出了意見。

「這是凱旋的列車！」孩子們喊。

「不成，難字太多，像「凱旋」，「盛大」……」

「在那年的秋天，」我的姐姐瑪莎提議。

「如果是涅克拉索夫和普希金的詩，薩沙（即叔拉）一下子就可以猜出來，要想難一點的，」

沃羅加反對。

最後我們決定用薩沙·明列琴尼科夫（作者之兄——譯者）的打油詩：

（註）這種遊戲的猜出人，可以依次把各種問題來問參加者。參加者在回答中，一定要把指定的詩或俗語中的填進去。——原註。

在黑暗的夜中，

丢失了一隻肉點心，

無影又無蹤，再也無處尋，

藏到那兒去，我也弄不溜。

「好，就叫我們的薩沙猜你們的薩沙想出來的東西吧，」伊里亞·尼珂拉耶維支玩笑着，向我母親說。

「應當把『在黑暗中』這個詞給沃羅加，——這一個字的變格（註）並不容易。」

但是沃羅加是很能衝破困難環境的。

沃羅加對於叔拉的問題：他用手扶着膝蓋，連眼都沒眨就回答：「昨天晚上把腳跌壞啦：因為沒有光亮，在地獄般的黑暗中，躺下去睡，一下子碰在凳子上啦。」

對於「在黑暗中」這一詞，在回答中安插得這樣自然，要想猜出來是真難。但是叔拉猜出了伊里亞·尼珂拉耶維支的字句，這就要伊里亞·尼珂拉耶維支出去了，因為規矩是很嚴的——猜着誰的字句，誰就得出去，——這是不能反抗的。

（註）俄文的字尾都要按六格變化改換變格。——譯者。

但是年長些的人們，像安妮契珈，本來早猜出來了，却故意要猜到他們想要叫那人「到懸裏去」
 （這句話是從伊里亞·尼柯拉耶維支去服務的故事中取來用的）的人身上去。

我們有這樣一種遊戲：要用問題猜出一個神秘的人，人們對於問題只答「是」或者「不是」。如果猜者提出了一個沒有特徵的問題，大家對於這問題的回答都有同樣的權利，那末答案就不能給猜者以任何綫索了。

對於神秘的人應當有一種特徵。因此問題是這樣提法：

「是他？」

「不是（那末就是她）。」

「到花園裏去嗎？」

「是的。」

孩子們繼續問下去：

「穿藍衣服嗎？」

「腰帶上有花嗎？」

但是成年的人們却提出這種問題：

「勇敢嗎？」

「聰明嗎？」

問題常常會有些是滑稽的。譬如：

「從小橋上跌到水裏去了嗎？」

「原始時代的人（安妮契珈·烏里楊諾娃這樣稱呼我，因為我會經把一隻張帆的葦排在水池中放着玩）嗎？」

沃羅加在這些遊戲中高過一切人，連成年人都行，他能猜出字謎或詩謎的每一個字，而且在幾種遊戲中他還會提出狡猾的問題，用來引大家發笑。

有一次叫沃羅加猜一個表兄弟，是個不高明的獵手，會經射死過九隻家鴨子；因為野鴨子一害怕，只要一聲響就會飛走的。

沃羅加很快就猜出來誰是被猜的人，便問：

「那個神秘的人，不是放了九槍野鴨子才飛掉的人嗎？」

大家的開笑證明了沃羅加正好猜對了。

爲了難沃羅加，開始使他除了猜人之外，還猜些無機物。砍在木頭上的斧子；插在地裏的鏟子；靠在牆邊的釣竿等等的。

一九 談 話

我們三個人——沃羅加，我和一個表兄弟——時常在高庫石金諾和韃韃·柴列梅舍甫之間的道路散步到深夜講着各式各樣的話。如果我們中間有人只是閒談時，沃羅加就只透過牙齒吹口哨，聽

着，僅僅有時插進幾句有力量的，簡短的解釋。

我們之中有人提出了一個問題，爲什麼金子會有這大力量和意義。表兄弟大體上說出了這樣的意見（更廣泛的意見則由我說出）：

「如果大家商定，不給金子這樣大的意義，那末生活一定好得多。」

沃羅加停止吹口哨了，嘲笑道：

「如果全部戲院的觀衆都打起噴嚏來，連牆都要震塌了怎麼會這樣？」

他常用這種短短的解釋推翻我們許多論據。

在這年的夏天，沃羅加引起了我讀批評文學的注意——柏林斯基，陀布洛柳博夫和皮薩遼夫。我非常歡喜最後一個作家，但是尋到他的被禁的書籍是很困難的。

有一天，我說不應當承認權威，拿我們一個表兄弟來說，他非常傾倒於自己的哥哥，而且對他很尊敬。

「照我的意見，」我說，「應當受自己的思想和知識的支配。」

但是沃羅加不同意我的意見，說明這是不對的，因爲我們自己還有許多不明白的，如果哥哥的權威很高，沒有什麼壞處。

另一次，我講出了對於我的哥哥薩沙的不滿，他是一個古文的教員，我以爲他是挑選了一種最乾燥和最寂寞的專長——死的文字。

但是沃羅加很活潑地擁護了薩沙，他說我的哥哥曾在辛比爾斯克因爲教員生病，代過拉丁文，但

是這些堂功課是很有興趣的。

二〇 關於中學的故事

沃羅加很有興趣的講過許多另外的辛比爾斯克的教員——講到算術教員司契潘諾夫他曾斥責過一個不明白功課的學生：「老弟，怎麼你不明白功課啊！看來，我要像渡過司維亞格河時一樣，要把雙手插起來吧。」用在司維亞格河岸和沿辛比爾斯克林蔭路散步時的歌詞來說明。

沃羅加非常稱讚德文教員施吞高愛爾，而罵法文教員波奧爾。

沃羅加在中學裏學會了法文和德文。雖然說一人只要學會一種新文字就成，但是因了他的特殊的記憶力這樣作也並不難。

伊里亞·珂尼拉耶維支很害怕沃羅加這種天才，將來不能擔當什麼緊張的工作，所以後來不僅自己不稱讚沃羅加，甚至也不許別人「稱讚」他。

談論到中學時，沃羅加就告訴了我一件事。

有一次上一堂新文字課，把基本的班和相同的班次合在一起來上課，相同班次的考第一的學生（大概是皮耶洛）向他要求借抄抄德文翻譯的字句。

「怎麼？」我問「你借給他抄了嗎？」

「自然，借給啦……不過這還算什麼考第一的學生呢？」

「難道你從來不預備功課嗎？」我問。

「從來沒有，而且也不會預備的」，沃羅加斬釘截鐵地說。

他一向表現起意見來總是這樣簡短而堅決。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話，即是在我這種年齡，也從未離開過我的工作。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從中學一年級起，直到最後一年總是考第一名，和獲得了第一名的獎賞，從這班升上另一班去。

一一一 決 堤

有一次是在下雨天，我們坐到夜間兩點鐘！和沃羅加一同到河邊去作寢前的洗沐。雨已經停止了，開始有了亮光。

不能走到浴場去了——小橋被沖跑了。

我們立刻明白，由於連天的大雨水池漲滿了。

我們奔到堤岸上去。

一望——水已經從上面漫過去了。

我提議放開水閘，但是沃羅加反對了，因為我們既沒有繩子，又沒有鐵棍，更沒有曲鉤，因此我們沒有力量弄，應當立刻叫醒磨房主人去。

我們把磨坊的小房子敲了敲。

本來睡着了磨坊主人跳出來了，毫無辦法地張了張手。

已經一點辦法也沒有了。

還沒有過五分鐘，一種輕微的爆裂聲傳了出來，好像是預先的警告，緊接着就是驚天動地一聲響，水流喧鬧着和爆炸着，用巨大的波浪，從四公尺高處滾過去，把木質和土質的堤防都破壞了。全部水流都籠罩着一層霧氣，像煙一樣。

偉大的風景畫！

我們眼看着水池子沖走了，露出了醜陋的，粘土的堤岸，僅不過深深地留下了一道小河。

「就像水災後一樣，」沃羅加解釋。

的確，真像一座火場，不久以前站立着的房子，很像鏡子的水面，靜靜地躺在堤岸的綠色邊框內，還令人想念着，現在池子却變空了，發着黑，像被火燒過一樣。

但是這次堤岸的悲慘的破壞，或者像在高庫石金諾所說，「水池的討厭的出走」，却使我和沃羅加感到了高興，特別是在參加潰堤是的復興工作時。

一一二 堤岸的建築

首先要打樁——這是笨重的，緩慢的工作。是用原始的方法來打它們，用一種叫做「女人式」的

不

手工方法，——順跳板打下粗重的木樁去，工人們唱着『杭育歌』，都是就當時景況編起來的句子。不時聽見幾句重複的杭育聲：

我們的樁，打在該地方，

要緊的，誰能做得像樣，

杭育，

杭育

杭育啊！

沃羅加不僅歡喜這種工作，還歡喜和工人們談話。他常聽到『杭育歌』，連早茶都不喝，就跑到堤岸上去了。堤岸的建築引起了很大的注意。

和一個叫做列昂琪的木匠說了許多話。

一個從田中耕完田回來，犁上還套着馬的從這兒經過的，韃韃·柴列梅舍甫的泥水匠（同時他又是漁夫）塔爾佩停下來，看着工作，又聽講話。

我們都對塔爾佩很和氣。

這是一個瘦長的農民，領下一部黑色的尖形鬍鬚，一頭點綴着白髮的卷曲黑髮，戴着一頂像饅頭樣子的毡帽。

一個住在鄰近的布推洛克村的叫庫積瑪的青年，肩膀上掛着槍，也停下講起話來，手裏還牽着自己的叫做瓦列特加的獵狗。

『庫積瑪，看來，你不是餵自己的瓦列特加的，』高庫石金諾的農婦們譴責起來了，『狗因為餓肚皮，把我們的母雞都咬死啦。』

『我不要餵狗！』庫積瑪反抗道。『牠自己會想辦法的！』瓦列特加果然想出辦法了。

當庫積瑪剛剛把瓦列特加追出的野鳥打死時，他立刻帶着瓦列特加向牠奔去。不過他走慢了一點，瓦列特加已經很快地叨起死鳥來跑開了，迅速把牠吃下去了。

一一二 在喀贊的會見

特別記得清，是沃羅加升到五年級那年。這一次我還在喀贊。瑪莎姨母，安妮契珈和沃羅加在一個美麗的春天的黃昏趁輪船到了。

沃羅加因為乘輪船旅行非常興奮，但是也許是由於第一次參加口試成績很好的原故（在低年級中是只有筆試的。）他向我提議逛一下喀贊，於是我們很快活地披上中學生外套，立刻跑起來。屋子裏已經暗下來了，但是走在街上。我發現沃羅加的大衣披翻了。

『沃羅加，大衣披翻啦，』我對他說。

『是不错啊！讓它這樣去吧，』他回答。『我今天也不知怎麼覺得自己很特別：似乎我臨到了什

麼大奇怪的大事情。是因為天氣嗎，怎麼的？你也有這樣的感覺嗎？」

「天氣的確很好，」我同意了。「你今年這樣早來，我非常非常高興，但是我沒有感到什麼奇怪。」

相反的，我因為害了一整冬天的傷寒病，受了挫折，我留了一級，才到三年級，但是沃羅加已經升到了五年級。

「我們那兒去？」我問。「告訴你一條好的街道，復活街去好嗎？」

他答稱那兒去都成，我們就到「黑湖」公園去了。我們回來很早，嚐味着到高庫石金諾去的快活，睡在我的屋子裏了。

第二天我們坐着兩輛雙馬車向高庫石金諾出發了，這時我們認為最高興的事是坐在車夫座上，和車夫並坐。

「那，淘氣鬼！」一個年青的叫羅曼的車夫，就是沃羅加和他一同坐着到高庫石金諾去的，說。

「誰呀？」我問。

「是你的哥哥呀。你沒有看見他，就像騎在懶馬身上一樣。」

後來這個從鄰近的柴列梅會窩·阿波喀耶窩來的青年屢次問。

「你的淘氣鬼哥哥快耍來了嗎？」

「怎樣呢？」

「真是一個忙人哪！我就沒有看見過這種孩子——他全身都是智謀。」

不管我怎樣催促，但是羅曼却不能把沃羅加講的話詳細講出來。

「難道你能記牢嗎？」他拒絕講了，他的圓臉由於高興的笑容更寬了。

二四 沃羅加改變了

從沃羅加很早的童年時代，直到他中學畢業，我照例每年夏天要看到他，他的身材，體格的變化和氣質的變化，我都親眼看到的。前後並沒有什麼激烈的改變。這是在一八八七年以前。

一八八七年春天，沃羅加剛剛讀完中學，阿列克散得爾·伊里奇就爲了參加謀刺亞力山大第三，在彼得堡被捕了。安娜·伊里妮支娜也被捕了。

我的姐姐卡珈，那時正住在彼得堡，就把這個消息通知了辛比爾斯克，請求一個熟識的女教員月拉·瓦茜里耶芙娜·卡石卡姐摩娃，爲瑪莎姨母準備一下，並小心地把這個痛心的消息通知她。這時伊里亞·尼柯拉耶維支已經去世了：他是在這一年以前死去的。

月拉·瓦茜里耶芙娜首先把獲得的消息告訴了沃羅加。從這時起，在沃羅加的生活中就發生了大變化。

瑪里亞·阿列克散得蘿芙娜到彼得堡去了，沃羅加在家中就成了年最長的人。

不久以前，在瑪麗亞·伊里妮支娜死前，還提起那時沃羅加對他們，妹妹和弟弟，是如何地關心和注意，在這些苦痛的日子中，只有我母親曾趁了第一班輪船去看望孩子們。

阿列克散得爾·伊里奇被認為是一個謀殺的指導人物了，在一八八七年五月八日被處死刑。
沃羅加在這個痛苦的時代還是努力工作，他通過了中學畢業的優等考試，同時還鼓勵着一切的人們。

他在辛比爾斯克中學畢業時獲得了金質獎章，雖然那時的中學教員會議曾經動搖過，討論過可以不可以授給他獎章的問題。不過同時會有人告發辛比爾斯克中學，說它教育出了和用獎章獎勵了「國事犯」。這是由於沙皇處死阿列克散得爾·伊里奇引起的。但是要想取銷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獎章的事，因為他的光榮的成績，連那時的教員會議都不敢這樣作。

只要想想，要有什麼樣的道德力量，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十七歲的孩子，竟能擔負起這種生命厄運和這種深痛的重擔吧！

這一年夏天，沃羅加比一切人到高庫石金諾來得都晚。他在辛比爾斯克幫助瑪莎姨母賣掉房子和一部物品，把其餘的東西收拾好，把它們運到喀贊去，烏里揚諾夫全家便都搬到那裏去了。他是要在那兒進大學的。

安娜·伊里妮支娜這時已經被流放到高庫石金諾來了。

這一年的冬天，外表上沃羅加幾乎仍舊是那樣，但是開始變成抑制的，緘默的人了。不笑，也很少說話了。他立刻成了一個成年的，嚴肅的人了，似乎年歲至少比我大了五歲，我竟是一個毫無意識的小孩子了。

沃羅加的嚴肅性是很深刻的，內在的，完全不外露的。但是在他的嚴肅性中沒有什麼憂鬱或者強

制。他表現出了從前未曾令人注意到過的抑制，我說——這是覺醒的意志的沉默。特別在談話的過程
中表現出了一種輕微的諷刺的特徵，有時僅僅是眼光斜斜，輕輕地瞇起一隻眼睛。

二五 一八八七年的夏天

沃羅加預備進大學了。

他努力的用功，不過有時還要和我一同打打檯球，有一次還提出了兩個關於檯球的問題。

我不記得這些問題了，不過其中有一個的確難住了我。

我向他說：

『這是弄不出的。』

沃羅加回答說他對於這些問題也沒有解決，所以才抄給我（從雜誌上或書上抄來），要我想想。

他對於一件事物的提出，總是：『自己想吧。』

我對這個問題想了好久，最後想出了正確的解答。

從前沃羅加時常向我提出很有趣的問題。

這年夏天，安娜·伊里妮支娜還被警察監視着，所以縣警察局的代表總到高庫石金諾來。一個被
派來的警察官說，離開高庫石金諾是不行的。

安娜·伊里妮支娜嘲笑着他，問：

「這樣說，到打穀場後面的樹林裏也不能去嗎？」

「不行的您哪，爲什麼要去呢，您哪。不能離開十五里路的您哪。」他說。

「喲，如果我走過了或者走遠了一點，超過了十六里，那末怎麼辦？」

「逮捕啊你哪，」警官露出愚蠢的笑容回答。

青年人很歡喜這種談話。我們自己也想愚弄這個警官一下。

一一六 第一次流放

在學年開始的時候，瑪莎姨母就全家搬到喀贊來了。沃羅加進了喀贊大學的法科。

一八八七年三月一日的謀殺事件發生後，因爲曾經有大學生參加這事，所以沙皇政府對於大學生的壓迫比從前更厲害了。許多人被開除，被逮捕，被流放了。在所有的大學中：大學生都表示了反對壓迫制度的抗議。這一抗議那時叫做「大學生的騷擾」或者是「大學生的暴動。」

沃羅加很熱心地參加了大學生的騷擾，十二月中他被捕了，後來就被充軍到高庫石金諾去。

他住在廂房裏，佔了一間窗子朝着北方的角室。安娜·伊里妮支娜就住在隔壁屋子裏。

沃羅加屋內的陳設非常簡單：一張有四條腿的木床，一隻靠牆的書架，一隻普通的衣櫥，兩三張椅子，一張放東西的小凳子，一張桌子。這兒的門邊放着一隻木匠用的檯子，有人想把它撥開，但是沃羅加說，不要撥——可以把書擺在它的上面。後來，快到春天了，他的小兄弟米恰就和他一同住在

這屋子裏。

從很早的童年時代，沃羅加就非常接近農民的，當他被流放到高庫石金諾來時，所有的農人都對他很好，很溫和。

弗拉吉米爾·伊里奇被流放到高庫石金諾時住過的那座廂房，現在又從新建築起來了。屋內的陳設，都儘可能佈置成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住在裏面時的樣子。

二七 在喀贊的以後一年

從一八八七年秋天起，瑪莎姨母就在喀贊的第一山上的奧爾洛夫家租了一所房子。現在這所房子是紀念列寧的博物館。兩層的小房子建立在山坡上，四角是樹木，差不多從四面八方都可以看到。第一山就是列寧起的街名字。

不久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和安娜·伊里妮支娜就得到了從高庫石金諾回到喀贊去的許可。但是大學裏都不要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上課了。

沃羅加在這所房子的下層，靠近廚房處，挑選一間油漆的，和有一隻窄輪床的房子。

他脫去了有藍色硬領的大學生制服和外套，換上一身很合適的衣服：深色的上衣和背心，軟領的襯衫，繫一條當時流行的總子，算做領帶。

沃羅加在這兒繼續努力用功。

這時唯一的消遣是下棋。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是一個下棋的健將。他曾經用通訊方法（即互相用信來說明走法）和著名的棋手哈登下過棋。哈登是一個出名的棋手，曾經和象棋選手遲高林比賽過。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有時也到象棋俱樂部去。

春天，烏里揚諾夫全家都到薩瑪拉五十公里處的一個叫阿拉加耶甫村去了。後來，沃羅加在那裏獲得了和彼得堡大學的學生一同參加國家檢定考試的許可。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被逼處在鄉僻地方。他好久沒有獲得參加進大學考試的許可，但是他不顧一切，在一年半到二年之內，總是自己用功準備，而能和自己中學時代的同學同時參加法科的考試，一年都不耽擱。

烏里揚諾夫·列寧在喀贊的一間偏僻小房內開始研究起卡爾·馬克斯。他成了一個革命家。他堅決地和自信地引導我們走向自由的，幸福的生活。

我們的偉大的，親愛的領袖，約瑟夫·威薩里昂諾維支·斯大林正繼續着列寧的事業。
斯大林同志領導我們走向共產主義去。

偉大的斯大林

緊握着列寧的

輪船之舵從事於

全國的工作事業……

（蘇列伊曼·斯塔里斯基）

列寧的童年

1948.11.再版

著作者 月列琴尼科夫
譯者 金 人
出版者 東北書店
印刷者 東北書店印廠

總店 哈爾濱道裏地段街五十一號
分店 齊齊哈爾 吉林 牡丹江 赤峰 梅河口 通化
佳木斯 安東 鄭家屯 北安 白城子 熱河

佳. 5001—10000.



34.88
7-810-2

上海
南京路
電話(二) 0 2 0 6

寧的童年

1958.11.再版 印, 5001 - 10000

基本定價：130元

6-031